

H 流金岁月 王锡均

童年的万泉河



万泉河。资料图

我的老家在万泉河中游北岸一个叫霞朗的村子里，村子距离万泉河很近，步下村坎，走过一片丛林覆盖的塿地，再过一片沙滩，就到水波荡漾的万泉河了。

万泉河是母亲河，它孕育了沿岸勤劳的人民，也孕育了贫苦出身的我。我夜枕万泉河而眠，日饮河水长大。万泉河，在我童年生活时光，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儿时，我常见村中一位叫芳荣叔的，驶着一只小船进入港汊撒网，并在港中转圈，用船篙拍打水面，把鱼赶进网中。芳荣叔每次在港汊撒网，总会捕上好几斤鱼儿。有一年盛夏酷热时节，万泉河水位降低，港汊的水位也降低。一天，比我年长几岁的锡伟哥和祖清侄子找到我，说明天是盛夏最酷热的“三伏天”，港汊的水温升高是搅港捕鱼的最好时机。三人一说合，便分头准备。锡伟哥制作一把挖沙拖沙的板耙。我同侄子祖清，在万泉河塿坎边，用手拔、用锄挖一棵棵的辣蓼草。那辣蓼草，耐旱耐水。它长在水边，万泉河发大水，浸在水中几天几夜也不死。河水退后，又舒枝展叶，一片鲜青。

每年清明时节，气温开始升高发热，南风哗哗吹过塿地那片树林的时候，我们村庄的小伙伴就开始光顾万泉河了。河边那片沙滩，是我们必到的地方。那片沙滩，好宽阔，好悠长，好妙曼。河滩上的沙是细细的，柔柔的，松松的，粉粉的，一脚踩下去，就凹成一个沙窝。黄昏，一吃过晚饭，我们就汇集到沙滩上来。有时，大伙儿在沙滩上一字儿摆开，向水面上抛掷石子比赛，看谁的飞得远。有时各自挖个沙坑，把身体深深地埋进沙层，感受那湿湿凉凉爽爽的“沙浴”滋味。有时，大伙儿四仰八叉地躺在沙滩上，看沧海云天的变幻，看流云在蓝天的滑行，看星星的闪烁……玩够了，玩腻了，才跳到河中开始新的游戏。

万泉河边的孩子一个个都是玩河的好手，玩河的花样很多，如打水仗。打水仗是两个人在没过腰的水中，用手舀水对攻。这打水仗，往往是高个子占便宜，凭着高度，把一拨拨白花花的水，直击矮个子的脸。打起水仗，很少有人认输，多是打到双方眼睛被水击红，呛了一肚子水才言和罢休。

我们还玩托衣服过河比赛。这托衣服过河是检验游泳本领高低的一种游戏。可以一手托着衣服于头顶，一手划水并脚游过河，也可以双手撑着衣服于头顶，以脚划水游过河。衣服必须托高出水面，触着水就是犯规失败。

抓“鲤鱼”游戏也是玩河的重要部分。这抓“鲤鱼”，其实是水中功夫的表演。扮鲤鱼的在水中逃，抓鲤鱼的在后面追赶。起步时，双方保持一定距离。抓鲤鱼的，抓住了就是胜利。追不上，抓不住则被判失败。有一次，我扮鲤鱼，弟弟追着抓我。我生怕被弟弟抓住，败当哥的色水（方言，“面子”之意），便使出浑身解数“奔逃”。我时而钻到河底蹬着河沙潜泳。时而跃上河面，击水奋进，还不时改变“奔逃”方向。没想到，我这么慌着逃，竟逃进家乡人提起都发怵的“沉船湾”。我发觉潜进深湾时，水色瞬间变黑变暗，耳膜一阵胀痛。我慌乱极了，迅即蹬着水底沙土浮上水面。然而，刚浮出水面，又被一个流向上下滚动的漩涡，把我向水下压，仿佛有人抓住我的双脚向水下拉似的，身子直往下沉。我害怕极了，连忙按大人教给我落水遇险求生的招数，猛蹬着湾底沙土，一跃浮上水面，然后翻身仰卧在水面上。并用手划水任由漩涡把我漩在水面上。这时，我才想起弟弟，我转着头向河湾上寻找，瞥见弟弟在“沉船湾”上游的急流浅滩上，已上了岸。他见我在“沉船湾”漩涡中打旋，乐得哈哈大笑。我最终上一个叫石壁堆的河岸。

这次玩“捉鲤鱼”的游戏，导致我潜入危险的沉船湾，村中的小伙伴早先一步跑回村，把此事告诉了我母亲。我和弟弟一回到家，就挨了母亲一顿打，责令我俩不准再下河去戏水。然而，哪能呢，万泉河它那清清凉凉的河水，对我的诱惑太大了。第二天黄昏，我正吃晚饭，锡伟哥来邀我，我饭未吃饱，就丢了碗，跨过门槛，跳下村塿，还不到塿坎，就在半路上把裤子脱个精光，把裤子抛挂于塿坎边的一棵水柳枝上，而后，跳下塿坎，走进沙滩，“泵”的一声，一头扎进万泉河中。

倏忽间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如今，我已变成了老头。但万泉河始终流淌在我的血管中。图

H 季候物语 了梅华

秋天的诗句



奥古斯特·耶恩贝格油画作品《秋景》。资料图

晨雾还没散尽时，第一片银杏叶就落在了院中的石桌上。金黄的叶片边缘卷着浅褐，像被岁月细细描过的诗行，轻轻一碰，还带着秋露的凉——

原来秋天从不是用笔墨写就的，是这些簌簌飘落的叶子，把季节的心事，都铺成了满世界的诗句。

院角的老梧桐早就换了模样，巴掌大的叶子从深绿褪成橙红，风一吹，就打着旋儿往下落，像无数支小毛笔，在青石板路上写着不成句的韵脚。记得小时候，总爱捡些完整的梧桐叶夹进课本，叶脉清晰得像印在纸上的格线，母亲见了总笑着说：“这是秋天给你寄来的信。”如今再蹲在树下捡叶，指尖触到的纹路里，还藏着当年的温度，那些被叶子压过的课本，那些母亲笑着的模样，都随着落叶的沙沙声，慢慢从记忆里浮了上来。

沿着田埂往河边走，路两旁的杨树叶正往下飘。有的落在稻穗上，金黄的叶与金黄的稻重叠，像给丰收的诗行添了个重音；有的飘进溪水里，被水流带着打转，活像句没写完的比喻，在水面上晃啊晃。去年此时，父亲还在这田埂上摘棉花，他弯腰时，杨树叶落在他的草帽上，我笑着喊他“叶先生”，他直起腰，把叶子摘下来递给我：“留着做书签，比书店买的还好看。”如今草帽还挂在屋檐下，叶子却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唯有那些藏在叶脉里的笑声，还在秋风里轻轻回荡。

河边的枫树林是秋天最浓的一笔诗。满树的叶子红得像燃着的火，风过时，整片林子都在“哗啦啦”地吟哦，落在地上的枫叶，层层叠叠铺成红毯，走在上面“沙沙”响，像踩着无数细碎的韵脚。有次带着邻家的孩子来捡枫叶，她把叶子拼成小兔子的模样，说要寄给远方的外婆：“枫叶是秋天的邮票，能把我的话带给外婆。”看着她认真的模样，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，也曾把枫叶贴在信纸上，给远方的笔友写信，那些幼稚的字句，那些火红的叶片，都是童年最鲜活的诗。

暮色降临时，坐在院中的石凳上，手里捧着捡来的秋叶。银杏叶的黄、梧桐叶的红、杨树叶的绿，被夕阳照得透亮，像撒了把碎金在掌心里。风又吹过，院墙上的爬山虎叶子簌簌落下，有的粘在窗棂上，像给玻璃贴了片小巴掌；有的落在茶杯里，浮在茶水表面，成了杯底最温柔的诗。母亲从屋里出来，手里端着刚煮好的红薯粥，“快趁热喝，凉了就不好喝了”，她的衣角扫过石桌上的秋叶，几片叶子轻轻晃动，像在应和她的话语。

夜渐深，月光漫过院子，落在满院的秋叶上。那些叶片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，像无数个小灯笼，照亮了院中的角落。我把秋叶小心地夹进书里，每一片都写着秋天的故事，每一片都是岁月馈赠的诗句。其实秋叶从不是凋零的符号，是秋天的信使，是记忆的载体，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——只要轻轻拾起一片，就能读懂秋天的心事，就能想起那些温暖的过往，就能在岁月的诗行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笔温柔。

窗外的风还在吹，偶尔有叶子落在窗台上，发出轻微声响。我知道，这些秋叶会陪着我，把这个秋天的故事，慢慢写进记忆里，写成一首永远不会褪色的诗。图

H 市井烟火 邓小雄

最忆司徒老师

与司徒老师睽违已近五十载。

老师全名司徒光炽，是教过我的老师中唯一的复姓，也是此生我有幸得遇的最好的语文老师。

写老师的动念久矣，倘不着一字，定有割舍不下的意难平。

我不清楚司徒老师离开阳江中学的具体时间，大致是1977年，我不了解司徒老师离开阳中后的人生轨迹，听说他去了琼海师范，后又去了广东省教育厅。

我是就读高一时成为司徒老师的学生的。

司徒老师来自广州，来阳中前在琼海名校嘉积中学任教。记忆中，老师体瘦肤白，样貌周正，薄唇绯红，短袖白衬衣的装扮，让身板偏瘦的老师帅气侧漏，干净利落。一堂课后，司徒随和多于威严，很得学生的喜爱。当然，最得学生津津乐道和喜爱的还是授课，司徒老师很会授课。

写这篇文章前，我挖空心思去回忆，试图还原老师讲课的精彩，但搜肠刮肚后还是无济于事。采访过同学和老师和其他学生，也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：有说上课不用看课本的，有说声音很好听的，还有的说常有其他语文老师来观摩听讲的，不用口若悬河就能引人入胜……我想，或许他们和我一样，当年听课时沉浸其中，全然忽略老师授课时是怎样起头怎样收尾的，其授课过程更是忘得一干二净，只觉听完意犹未尽，总期待着下一堂课快快到来。

司徒老师会授课，在琼海是早就出了名的。“他才华横溢，语文授课能力在全嘉中语文老师中数一数二。在全校开设主讲的《欧阳海之歌》让全校学生如痴如醉”，这是一位听过司徒老师课的嘉积中学初中学生的记述。

司徒老师上课，会因材施教用心设计，把课讲得生动有趣。1976年元旦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，这两首词还编进当年的高一语文教材。司徒老师别开生面，把这两首词上成朗诵课。老师让我在本班朗诵这两首词，还让我到同年级的另一个班去朗诵示范。这让我既紧张兴奋又新奇开心。为了这节课，老师没少给我辅导，一点一点教我朗诵，一字一句纠正发音，要我注意语感、情感、节奏，懂抑扬顿挫，知收放自如。

不知道老师是如何发现我有朗诵这方面的可塑性的，经此一役，我被选进学校广播室当播报员，更成为校文艺队的一员，在学校编排的大型音乐舞蹈节目中，担当朗诵，后来想想，这都是司徒老师的成全。

因为是语文课代表，平时我有很多与司徒老师亲近的机会。离开阳中前，司徒老师送了我一本他正在用的《新华字典》，那种小小厚厚蓝胶皮的，扉页题“司徒光炽”，蓝墨水钢笔所写，字迹已有些日子了，不是送我时题赠，行体字书写有力舒张，飘逸自如，落落大方，“光”字是鲜见的写法，极尽潇洒，字如其人，我很喜欢，经常端详和临摹，字典是司徒老师与我师生关系的唯一信物。

大学毕业后，回海南不久，有同学送我一本诗集，我不懂诗，对现代诗也不来电，我感念的是其中有司徒老师给写的序，序不长，我来回浏览花的时间很长。其实，司徒老师和我，也算是有过一次亲密互动的，当然，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司徒老师，或许至今并不知道。

2023年3月5日，我给我嘉中的同学分享了自己刚刚读完的一篇文章——邬鞘峰的《同学轶事》，经同学传播，此文竟被司徒老师看到了，老师在给他提供文章的学生微信里留言“如果还有（《同学轶事》）的续篇，请继续转载。谢谢。”

这也是一种遇见，对我来说，这种遇见互不打搅，又排解思念，极好。有道是，相见不如怀念，见与不见，老师都在我心中。图